

在最想念的季節 追憶父親

文／小兒感染科 主治醫師 林曉娟

過了22個沒有爸爸的父親節，我已屆不惑之年，此時很想寫一篇文章紀念我們父女短暫又深刻的緣分，藉著文字來自我療癒。

父親是小學老師，是一位善良而不多話的人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念小學時，每天晚上與父親討論數學參考書的習題，這是我熱中的事，因為我喜歡當數學小老師。

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很有原則，他不讓4個孩子上他服務的學校，只因擔心同事礙於情誼，教導我們會失了公允。升國中時，父親的同事提議送我去念私立中學，但他覺得有的私立學校升學主義掛帥，經常為了分數處罰學生，又不安排音樂和美術等可以陶冶心性的課程，所以寧願讓我留在鄉下的國中就讀。

民國68年春天隨父親參加學校自強活動，攝於澎湖跨海大橋（林曉娟提供）

記得當時有一位很早就失怙的女同學，每週有兩個晚上和我一起補習，她家位處偏僻，母親要上夜班，祖父母要照顧其他孩子，每次下了課，父親都會騎機車尾隨在她的腳踏車後方，送她回家。有一次不知何故，老師臨時取消上課，我跟她道完再見就回家，父親還責怪我沒有先提醒他，萬一她在路上遇見壞人怎麼辦？他說完就騎車追上去，還好這位女同學平安到家，沒有發生什麼事！

我好像不曾經歷所謂的叛逆期，小時候很害羞，演講比賽一定不會得名，最大的夢想就是白天當老師，晚上寫稿當作家。母親告訴我，因為沒有在聯考前將我的戶籍遷入高雄市，父親常說如果我念師專，畢業以後被分發到山巔水涯，一個人住在偏僻的宿舍裡，他每晚將無法安心睡覺。

父親很景仰小鎮一位留日的老醫師，希望我也可以當醫師。我說：「好啊！爸爸，我努力試試看！」考上台南女中以後，在外住宿，經常想家，父親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，只要房東奶奶叫一聲：「曉娟，爸爸的電話！」我立刻從房間衝出來，像個小女孩一樣興奮。有一段時間我常因想家而哭泣，父母得知，就會來學校看我。

父親有高血壓，雖然每天規則服藥，卻在民國75年，那個寒流來襲的冬天，他到學校值夜（那個時代，小學老師要輪值假日和夜班），突然腦幹中風，7天後病逝，得年47歲。那一年，我念高三，是我這一生流淚最多的時候，每逢獨處，想到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不禁淚水決堤。之後好幾年，我總覺得是因為我放棄師專，就讀高中，父親在過勞之下而發病。我是父親最鍾愛的孩子，每念及此，十分自責。

隔年，我考上醫學院，每天都會看到救護車或聽見救護車的鳴笛聲，擔任小兒科住院醫師的階段，更常常搭乘救護車去院外接回病危的早產兒。父親當初是由護理人員陪同用救護車送回家的，經過漫長的10年，我才終於克服了心中的障礙，將救護車與父親的影像分離。救護車畢竟只是運送病患的交通工具罷了！

父親過世22年以來，每天我與父親都有超越時空的交集，就是那只負責在清晨喚醒我的鬧鐘。小學六年級，父親買給我的紅色石英鐘，從現代眼光來看，外型有點土土的，但它伴著我將近30年，除了每年必須為它換一顆3號電池之外，它不曾故障。因著它，我沒有一天不思念父親。

有關父親的畫面始終停格在18歲那年的冬天，所有愛的記憶卻歷久彌新，我依稀可以感受到9歲的我與父親同遊澎湖跨海大橋時的海風拂面，父親與我在燈下討論數學習題時的專注，以及父親呼喚我名字的聲音…。因此，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，經常選擇在象徵團圓的節日值班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忙碌可以沖淡心中的感傷。

但是，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和父親會在另一個時空見面，從今以後，我決定不在父親節流淚，我要積極樂觀地生活，直到與父親再次相聚。🕒



每天清晨喚醒我的鬧鐘，總讓我想起父親（林曉娟提供）